

# 丁玲与孙犁的一次见面

周晓良



1982年5月,丁玲来津看望孙犁。(本报资料照片)

“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声中,中国作家协会与总政治部文化部联合召开文学工作会议,天津作协有一个参会名额,自然是时任天津市作协主席孙犁的任务,但他对参加大会又要听报告又要做记录,吃不消。转过天来,上下午小组会,又要听大家的发言,又要谈自己心得,吃不消。晚上大概还有文艺演出,不去又不行,吃不消。他立即作出决定,对我说,你去吧。我当时虽然只是市作协副秘书长,但头上还戴着常务的帽子,实际上是天津作协的负责人。作为作家,我当时已出版两本小册子——《大风暴之歌》与《吉鸿昌壮烈就义》,另有一部长篇小说《我们在地下作战》,够得上走正路的作家。果然,名字报了上去,请柬立即飞了过来。

开大会那天,我去迟了一步。除了参会的人之外,还有很多听报告的人。我想在后排找个座位,不行!中排前排,不行!只有第一排还空着一个座位,别无选择了,我坐了下去,这才发现和丁玲坐在一起。我当然不声不响,丁玲却问,你是哪来的啊?我说我从天津来的。丁玲十分兴奋地说,我正想到天津看望孙犁,我想多带几个人,可以吗?我说我们欢迎,我们招待。当时约定她把信寄到天津作协孙犁同志收即可。

很快,孙犁收到来信,要我立即派人到北京接他们。其实来的人并不多,与丁玲同行的只有一人,是北京文联的一位负责人,他不是作家,更意外的是,他不是从一等车厢出来的,而是从三等车厢出来的,丁玲有一句妙言:这更大众化一些。

安排好旅馆,用过午饭,丁玲立即去看望孙犁。孙犁听着车喇叭响,已经抢先来到院中,将客人迎进房门以后,我就退出来了。我想他们一个是大大难磨炼过的人,一个是经历“文革”苦不堪言的人,我最好不夹杂在中间使他们碍口。不承认,这是最大的失算。后来据天津日报的同志讲,他们没有诉苦,只是探讨文学战线如何拿出像样的作品,能传世的好作品。

丁玲来津影响极大,一位领导由我陪着去看望了丁玲。丁玲正盘腿坐在沙发上,用右手捶着胳膊,话很热烈,哎呀,你怎么来看望我呀。领导说,你到天津能不来吗?话语也十分亲切。

天津市文联主席李霁野也由此来津看望丁玲。丁玲这回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用双手握住李霁野的双手,哎呀,我们早就该见面啦。我们都是鲁迅培养的,都是在他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呀!两个人紧握的双手久久没有松开。我看了很感动。

孙犁听了也很感动,说丁玲是真性情的人,她压不垮也弯不了。我们请她吃顿饭吧。我说这顿饭可是难请,领导都出面了,你给他打招呼不打?他是来还是不来?孙犁又吃不消了。我说这样吧,我把你的想法说给丁玲,看她怎么说。

丁玲连忙摆手,不要设宴,设宴谈笑风生,人人都在餐桌上开口,都是空话,我看我们还是打打实吧!你看这样,来看我的人很多,难道谈到中午就分手,连个饭也不吃吗?我看,还是吃了饭再走吧!可是,你能记账吗?

我说,你尽管加菜,你留他们吃饭,统由我来报销。

第一位吃到加菜的是一位女作家,她当初在打倒丁玲的运动中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这回是硬着头皮来见丁玲的。丁玲居然不提这事,只问她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这位女作家特别感动,说丁玲的大度永世难忘。

第二位吃加菜的是诗人鲁藜,他说他最佩服的一位作家莫过于丁玲,丁玲是把五四以来的新女性写到作品里的人,又是第一个在党的理论指引下,到群众当中去,写出长篇一部、中篇和短篇好几部的作家,她不光作品多,还在文艺工作中耕种得很勤奋,是个了不起的、有热情的文坛领导。

这些话句都很深,我一直忘不了。

## 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3.5.11—2023.5.11)



天津丹华原名天津华昌火柴有限公司,建于1910年,后因营业困难,不能维持,经各位股东决定与北京丹凤火柴有限公司合并,组成丹华火柴有限公司。据《丹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招股章程》(1915年10月10日)称:“本公司由北京丹凤、天津华昌两公司合并而成。除原有股本50万元作为第一次优先股外,现再添招第二次优先股25万元,以开办丹华及扩充京津两厂之用。”而在《北京丹凤火柴公司——天津华昌火柴公司合并理由书》中,给出的合并理由为“凡经营一业,犹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乃常理也;火柴工业之前途亦然。

天津民族制造业史话(一)

## 业界翘楚天津丹华火柴公司

任吉东

产品质量与商业运作的加持。丹华火柴公司非常注重商品质量,一旦遇到产品发生质量问题,即时发现即时销毁。一战期间原料紧缺,丹华便临时使用精制过的土硝制造火柴,但经过夏季后却发现划火不利,查实后立即当众销毁。还有因为使用可溶性淀粉制成的胶料,经过夏天潮湿的天气后出现问题,也是就地销毁。由于丹华火柴厂始终保证产品质量,坚持公开自毁不合格产品,信誉度不断提高,销售量也与日俱增。

丹华火柴公司也十分注意产品商标品牌的使用和保护,不同牌子的商标占据不同的区域,一种商标在一个地方打开局面后,不再推广其他的商标。如比较有名的“蜻蜓”商标,正标绘蜻蜓,中侧注“上等火柴”四字,背标绘形边饰内书“蜻蜓”两字;“海马”商标则正标绘海马,中侧注“顶上火柴”四字,背标绘形边饰内书“海马”两字;“兔狗”商标正标绘兔狗,中侧注“丹华火柴”四字,背标绘形边饰内书“兔狗”两字;“凤牌”正标绘凤凰,嘴叼的双带带有英文字样(无毒的),中侧注“勤俭是道德之本,公德是民国之宝”字样,背标绘椭圆形内书“丹凤”及上下“丹华公司京厂”“精制上等火柴”字样。小圆圈内分别注有“凤、牌、火、柴”四字。其他的还有“玉手”“醒狮”“狮牌”“汽车”“电扇”“象牌”“佛手”“彩丹凤牌”“双刀”“安全瓶家”“麒麟”等,其商标的设计无论是在取名

洁上丛话



和平区睦南道79号做过

幼儿园,很多人在这里留下了无比幸福的童年时光,多年后仍回眸凝望那段精彩的日子。初秋暖阳下,卞学诊在镜头前讲述着70年前的故事,眼神中充满对儿时岁月的追忆,手掌轻抚曾经坐过的台阶,似乎在感受当年洒下的童真。和别人一样,她拿出当年的照片,不一样的,这里是当时的家。二十世纪30年代,天津八大家之一,乡祠卞家第八代卞颖新,也就是卞学诊的父亲,在这里购地建设了住宅。

1700年,江苏常州武进县,25岁的卞瑛因“读书未就,懒于耕凿”而离家。他辗转成为总兵马见龙的幕僚,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携家眷随马见龙转镇天津,至此,卞家落户天津。乾隆二十一年(1756),卞瑛以81岁高龄客死天津,而他的后代则在这里开枝散叶,繁衍生息,和这座城紧紧地融合在一起。

“天津卫,有富家,估衣街上好繁华。财势大,数卞家,东韩西穆也数他。”这句话出自民国年间的读物《天津地理买卖杂字》。清朝末年,卞家已成巨富,进入了天津“新八大家”的行列,家族聚居在浙江乡祠旁边,因地标而被称为“乡祠卞家”。自古以来国人习惯以“八”归纳事物,“八大家”是天津专指地方富豪的一种通称,没有官方评判公示,当然也并非是说天津只有这八家富豪。最早的“八大家”自咸丰年间开始流传,为“韩、高、石、刘、穆、黄、杨、益照临”。后来,一些家族衰落,另外的家族兴起,“八大家”的内容也随之更换。



# 满庭芳

第五一四八期

## 一个人、一个家族和一座城

李琦琳

由于家族产业发达,卞家崛起进入“八大家”序列。1803年,“隆顺号”成立,经营杂货,后转向专营布匹,由卞家第四代打下了基业。1843年,上海开埠,新的商业经营理念传来。1860年,天津开埠后很快就成为中国最大的洋布洋纱进口市场。天津文史学者罗澍伟先生总结道:“当年天津每年进口的洋布,可供山西和直隶两省,每个人每年做三件新衣服。”卞家就抓住这个时机,从事洋纱洋布的进口代理,由此走向兴旺发达。店东亲自到上海进货,收集市场信息,了解国内外行情。进货不借款,而是使用自有资金。这样成本低且不受行情控制,甚至宁可存库不售以待善价也不可亏本。卞家虽进口洋货,但对于劣质货,尤其是日货,是坚决抵制的。1923年,天津绸布业同业会邀请各棉纱商号人会,共谋抵制日货的办法。4月19日,79家人会商号名单在《大公报》上公布,同时宣布拒绝订购劣货,隆顺号名列其中。由此,隆顺号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迎来了诚信的口碑和滚滚的财富。

卞家第五代卞树榕是个读书人,精通医术,擅治瘟疫伤寒,他于1833年开设了药铺。卞树榕将自己的名字缀于旧字号之后,“隆顺裕”药局就此诞生,他自任经理兼坐堂大夫。卞家居津年久,声誉良好,加之药品沿用古方自制,选料真,配制细,很快誉满津门,生意兴隆。1917年,卞肇新留美归来,执掌隆顺裕,首先将原来的四间门面房扩建为三层大楼,之后在法界(今和平路)、劝业场内、金汤大马路(今建国道)等处开设分店,并继续设立外地驻庄。在1948年,隆顺裕有祁州(今河北省安国市)、广州、营口、上海、台湾、香港等地驻庄十几个,形成了既有批发,又有门市零售和成药制造的完整国药商业体系。卞家另一个大商号是隆昌号海味店,店址地处大陆码头北大关。掌舵人卞荫昌在天津商团担任了15个年头的副会长、会长职务,还曾任全国商会联合会直隶事务所干事、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他积极组

织商界开展反对法国强占老西开的斗争,在五四运动中抵制日货并支持爱国学生,妥善应对金融危机,全力赈济灾民,是一位急公好义的商业领袖。1922年,隆昌号在金华桥南口建起了三层大楼,楼房设计新颖,楼顶装有报时钟,打点钟声响彻运河两岸,引发了极好的广告效应。1926年,卞荫昌病逝,隆昌号则秉承创业者知人善任不徇私情的作风,灵活收集信息,坚持产地进货,货真价实,薄利多销,加之理财有方资金周转灵活,继续在沽上业界独占鳌头。隆昌号兼营山杂货,中广药材、茶叶、砂糖批发,甚至成为日货“味之素”的华北总经销商,同时向国内外出口特产,其实力已能与日本三井、三菱、太仓等企业争夺市场。在上海、广州、汉口、张家口等地设分庄,货品行销北京、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

天津卫曾流传歌谣:“河水绕城流,天津不住楼。富贵无三世,清官不到头。”1915年,卞氏家产由当时的14门均分。第四代立业,第七代析产,冥冥中又一次印证了这一传说。但析产之后,卞家并没有衰败,旧有商号隆顺裕、隆昌号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各门又兴办了很多新的企业,如茶庄、当铺、药铺、银号、引地、粮行、木行、工厂等,睦南道79号的主人卞颖新就曾经营过新亚油厂、宏孚化工厂、隆和货栈。

新中国成立后,隆顺裕创造了中药制剂、中药静脉注射剂、中药颗粒等多个中国药第一。2006年,隆顺裕被商务部认定为首批“中国老字号”,成为天津中药业的杰出代表。1999年,笔者初到天津工作,就发现银翘解毒片是治疗感冒的首选常备药,每逢过年便采购十几盒带回东北老家。于是,银翘解毒片便成了我住在农村的父母馈赠亲朋好友炫耀耀子优秀的利器。

天津是运河载来的城市,大运河运来了南方的粮,运出了北方的盐,带动了天津的商业繁荣。运河流淌着的信息,更是给这里引来了源源不断的人口。纵观卞氏家族,由卞瑛一个人发展而来,参与推动了这座城市的发展,这块宝地也养着卞家人。进入新时代,胸怀独特的城市魅力愈发彰显,正持续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引着国内外各层次人才,来这里立业百利,共创美好生活,共享美好明天。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 《小楼春秋》解说词:

位于和平区睦南道的这所房子,地面一层,主体三层,坡屋顶,楼体全部用结实耐用的琉璃过火砖砌成,窗间四周围以琉璃砖的反面做装饰,厚重而不失巧妙——这座展示了主人实力的建筑,属于当时天津八大家之一的乡祠卞家。庞大的家族,人口众多,聚居而居的状况一直持续到第7代,卞家也走上了析产分家的道路。

分家后,各门各户自奔前程,但是卞家的生意却越做越大,这得益于他们经营思想的创新。

卞家的后人子孙,有的经商,有的办学,也有外出留洋,最终走向了不同的前程。唯有这栋洋楼与比邻而居的西式平房,诉说着卞氏家族曾执天津商业之牛耳的辉煌往事。(节选)



扫此二维码,观看本期节目视频。

## 《月球陨落》:脑洞大开的科幻灾难电影

郝赫

如今,我们能

通过许多脑洞大开的电影,直观地看到地球家园的种种灾难性场景。比如,电影《流浪地球》呈现的是遭遇自然灾害的地球;

《天地大冲撞》展现了彗星撞击地球的景象;在电影《呼吸》中,地球则被致命烟雾淹没。本周推介的影片,上映于2022年的电影《月球陨落》,脑洞大到集合了几乎所有的末日奇观。

如果月球坠落,会怎样令人震撼的场景?这个脑洞大开的设定来自小说《谁建造了月球?》。月球会不会是人造的?如果是,那么会是谁、在何时、为什么建造了它?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克里斯托弗·奈特,他不是天文学家,而是一位广告和营销方面的专家。克里斯托弗的第一部小说《海勒姆密语》,就被借鉴到了电影《达·芬奇密码》当中。当克里斯托弗得知自己影响的著作被翻拍成了电影后,他的脑洞越开越大,甚至在《谁建造了月球?》一书中,对月球的起源提出了极具挑战的问题。影片《月球陨落》不仅回答了月球起源的问题,还为观众展示了一不一样的月球。

电影人对于月球有着各种想象,而有一位电影人却想让月球撞向地球,他就是本片导演,被称为“灾难片之父”的罗兰·艾默里奇。从大学时期的第一部电影作品《诺亚方舟法则》开始,艾默里奇就一直坚持将自己的奇思妙想搬上大银幕,也因此贡献了多个影史名场面。如1996年的电影《独立日》中,遮天蔽日的外星飞船一

炮击毁地;2004年的电影《后天》,展现了瞬间冰封的城市建筑;而电影《2012》则是《后天》的升级版,其中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被瞬间淹没;在影片《月球陨落》当中,艾默里奇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延伸至月球,并用1700个特效镜头,带领观众探索月球内部隐藏的秘密。



在我们中国人眼中,月亮从来都不是一颗普通的星球。中国人的探月梦想一步一步在实现。2004年,中国月球探测的浩瀚长征正式开启;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成功发射;2013年12月,“嫦娥三号”探测器登陆月球;2018年,“嫦娥四号”成功在月球背面软着陆;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带着1731克月壤成功返地。我国科研人员从“嫦娥五号”带回的月球样品中发现,月球表面存在大量水的证据。未来随着“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对月球的探索,以及中国飞天梦的实现,在月球上建房也将不再是脑洞大开。在《月球陨落》中,我国的航天科技就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电影,揭开宇宙的神奇奥秘。

5月13日22:20 CCTV-6 电影频道与您相约《月球陨落》,5月14日14:48“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光明展途(水彩画) 叶武文并图

我的这幅水彩画,主体是和平、河东两区之间的跨海河通道——大光明桥。桥头建有欧式的以日、月、星等为主题的“光明雕塑”。画面重点突出了古典桥头堡的造型特色,远景林立的现代高楼也特别衬托出了这种造型的美。伴随着海河气息的令人心旷神怡的习习春风,晨曦中桥面上的车水马龙,也凸显了“光明展途”的立意。